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九冊

第八十一回 聯翠袖相約乞榮封

服紅丸即夕傾大命

却說楊鎬覆軍塞外。敗報上聞。盈廷震懼。言官交章劾鎬。當下頒詔逮問。另任兵部侍郎熊廷弼。經畧遼東。也賜他尚方寶劍。令便宜行事。廷弼奉命即行。甫出山海關。聞鐵嶺又失。瀋陽吃緊。兵民紛紛逃竄。亟兼程東進。途次遇着難民。好言撫慰。令他隨回遼陽。有逃將劉遇節等三人。縛住正法。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嚴行守禦。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屯要塞。無懈可擊。滿洲太祖努爾哈亦探得邊備甚嚴。料難攻入。遂改圖葉赫。葉赫兵盡援絕。眼見得被他滅亡了。詳見清史演義故此處只

用虛筆

神宗仍日居深宮。就是邊警日至。亦未見臨朝。大學士方從哲。及吏部尚書趙煥

等。先後請神宗御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怎奈九重深遠。竟若無聞。任他苦口曉

音。只是閉戶不出。

半個已死。那得長生。

未幾王皇后崩逝。尊諡孝端。又未幾神宗得疾。半月不食。

外廷雖稍有消息。未得確音。給事中楊漣。及御史左光斗等。

楊左兩人特別提出。

走謁方從哲。問

及皇上安否。從哲道。皇上諱疾。即詰問內侍。亦不敢實言。楊漣道。從前宋朝文潞公。問

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謂天子起居。應令宰臣與聞。汝等從中隱秘。得毋有他志麼。

內侍方說出實情。今公為首輔。理應一日三問。且當入宿閣中。防有他變。從哲躊躇半

响。方道恐沒有這條故例。奈何。連又道。潞公事明見史傳。況今日何日。還要講究故例。

麼。從哲方纔應諾。

實是一個飯桶

越二日。從哲方帶領羣臣入宮問疾。只見皇太子蹀躞宮前。

不敢入內。楊漣左光斗時亦隨着。照這情形。急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道。聞皇上疾亟。

不召太子。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奈何到了今日。尚蹀躞宮外。王安轉

語太子。太子再四點首。照詞入請。纔得入內。惟羣臣待至日暮。終究不得進謁。又過了

好幾日。神宗自知不起。乃力疾御弘德殿。召見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

嘉謨。李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侍郎孫如游等。入受顧命。

吳道南時已罷去故未及與列

大旨。勅

諸臣盡職。勉輔嗣君。寥寥數語。便即命諸臣退朝。又越二日而崩。遺詔發帑金百萬。充

作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太子常洛承統嗣位。是謂光宗。

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上先帝廟號為神宗。總計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比世

宗享國尚多三年。明朝十六主中。算是神宗國祚最長。但牽制宮帷。宴處宮禁。賢奸雜

用。內外變起。史家謂為亡國禍胎也。並非深文刻論呢。

獨下斷語。隱見關係。

話休敘煩。且說光宗

登位以後。因閣臣中只一方從哲。不得不簡員補入。從哲籍隸烏程。同里好友沈淮。曾

為南京禮部侍郎。給事中。忝詩教等。趨奉從哲。特上疏推薦。並及吏部侍郎史繼階。光

宗遂擢沈史兩人為禮部尚書。入兼閣務。淮初官翰林。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淮

弟子淮既入閭密結二人為內援後來進忠得勢鬧出絕大禍祟好一座明室江山便

被那八千女鬼收拾淨盡

當時郡中有八千女鬼亂朝細之語八千女鬼即魏字

這且到後再述先敘那光宗時

事從前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光宗嗣位尚未移居且恐光宗追念前嫌或

將報復因此朝夕籌畫想了一條無上的計策賣動嗣主歡心看官道是何計他從侍

女內挑選美人八名個個是明目善眸纖巧動人又特地製就輕羅綠繡的衣服令他

穿着薰香傅粉送與光宗受用另外配上明珠寶玉光怪陸離真個是價逾連城珍同

和璧光宗雖踰壯年好色好貨的心思尚是未減見了這八名美姬及許多珍珠寶貝

喜得心癢難搔老老實實的拜受盛賜當下將珠玉藏好令八姬輪流侍寢快活異常

還記得什麼舊隙八姬以外另有兩個李選侍素來親愛也仍要隨時周旋一選侍居

東號為東李一選侍居西號為西李西李色藝無雙比東李還要專寵鄭貴妃聯絡西

李日與他往來談心不到數月居然膠漆相投融成一片所有積憾無不盡吐

女子善妒亦善

相感觀此可見一斑但鄭貴妃是有意聯結又與尋常不同

貴妃想做皇太后選侍想做皇后

統是一想情願

兩人商議妥

當便由選侍出頭向光宗乞求兩事光宗因故妃郭氏

應八十

病歿有年也有心冊立

選侍只對着鄭貴妃一面頗覺為難怎奈選侍再三乞請也只好含糊答應

不念生母王恭妃牽

衣訣別時耶

一日挨一日仍未得冊立的諭旨鄭貴妃未免着急又去托選侍催請可巧光

宗生起病來。

旦夕宣淫安得不病

一時不便進言。只好待病痊以後再行開口。偏偏光宗的病有

增無減。急得兩人非常焦躁。不得已借問疾為名。偕入寢宮。畧談了幾句套話。便問及

冊立日期。此時光宗頭昏目暈。無力應酬。禁不起兩人絮聒。索性滿口應承。約他即日

宣詔。命禮部具儀。可恨貴妃老奸巨猾。偏要光宗親自臨朝。面諭羣臣。一步不肯放

鬆然是凶狡

宗無可奈何。勉強起床。叫內侍扶掖出殿。召見大學士方從哲。命尊鄭貴妃為皇太后。

且說是先帝遺命。應速令禮部具儀。不得少緩。

先帝遺命胡至此時纔說

言已。即呼內侍扶掖還宮。

從哲本是個糊塗蟲。

三字最配從哲

不管什麼可否。便將旨意傳飭禮部。侍郎孫如游奮然道。

先帝在日。並未冊鄭貴妃為后。且今上又非貴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遂上疏力諫道。

自古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

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詔於

迹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陛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

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

而習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

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

此疏一上。光宗約畧覽過。便遣內監賁示鄭貴妃。鄭貴妃怎肯罷休。還想請光宗重行宣詔。無如光宗病勢日重。勢難急辦。乃令內醫崔文昇入診帝疾。文昇本不是個醫國手。無非粗讀過幾本方書。便自命為知醫。診過帝脉。說是邪熱內蘊。應下通利藥品。遂將大黃石膏等類。開入方劑。撮與帝飲。服了下去。頓時腹痛腸鳴。瀉洩不止。一日一夜。下痢至四十三次。送終妙手接連數日。害得光宗氣息奄奄。支離病榻。原來光宗肆意宣淫。日服春藥。漸漸的陽涸陰虧。那禁得殺伐峻劑。再行下去。一洩如注。委頓不堪。都下人士。嘖有煩言。都說鄭貴妃授意文昇。致帝重疾。外家王郭二戚。且遍謁朝臣。泣懇宮禁危急。鄭李交崇等情。於是楊連左光斗。與吏部尚書周嘉謨。往見鄭貴妃。兄子養性。責以大義。要他勸貴妃移宮。并請收還貴妃封后成命。養性不得不從。便入宮稟聞。鄭貴妃恐惹大禍。勉強移居慈寧宮。就是冊尊貴妃的前旨。亦下詔撤銷。尋命禮部侍郎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及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又遣使召用葉向高。韓劉在京。先行入直。給事中楊漣。見閣臣旅進旋退。毫無建白。獨抗疏劾崔文昇道。

賊臣崔文昇。不知醫理。豈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於有餘者洩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

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廷攻擊也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內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麝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于肘腋間哉應請飭下法司嚴行審問量罪懲處以儆賊臣則宮廷幸甚宗社幸甚

這疏上後過了一天光宗傳錦衣官宣召楊漣並召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維賢并六部尚書等入宮眾臣都為楊漣擔憂總道他抗疏得罪將加面斥獨楊漣毫不畏懼坦然入謁隨班叩見光宗注目視漣也沒有甚麼吩咐遲了半晌乃宣諭羣臣道國家事機叢雜暫勞卿等盡心朕當加意調理俟有起色便可視朝羣臣稟慰數語奉旨退出越日又復召見各大臣魚貫進宮但見光宗親御暖閣憑几斜坐皇長子由校侍立座側當下循例叩安由光宗面諭道朕迭見卿等心中甚慰說畢微喘從哲叩首道聖躬不豫還須慎服醫藥光宗道朕不服藥已十多日

大約是怕瀉之故

現有一事

命卿選侍字氏侍朕有年皇長子生母薨逝也賴選侍撫養

王選侍之歿就此帶出

勤勞得很

加封為皇貴妃言甫畢忽屏後有環珮聲鏗鏘入耳各大臣向內竊窺只見屏幃半啟微露紅顏嬌聲呼皇長子入內隱約數語復推他使出光宗似已覺着側首回顧巧與

皇長子打個照面。皇長子即啟奏道。選侍娘娘乞封皇后。懇父皇傳旨。光宗默然不答。皇長子侍立帝側。李選侍得隨意驅使。是真視光宗如傀儡者。各大臣相率驚詫。當由從哲奏請道。殿下年漸長成。應

請立為太子。移居別宮。光宗道。他起居服食。尚靠別人調護。別處如何去得。卿等且退。

緩一二年。再當召見。大眾叩首趨出。鴻臚寺丞李可灼。謂有仙方可治帝疾。居然上疏

奏陳。光宗乃再宣召眾大臣。入問道。鴻臚寺官說有仙方。目今何在。從哲叩首道。李可

灼的奏請。恐難盡信。光宗痰喘吁吁道。且。且去叫他進來。左右即奉命出召。少頃。可

灼已到。謁見禮畢。便命他上前診脉。可灼口才頗佳。具言致病原由。及療治合藥諸法。

諺言鐵真病賣假藥。便是這等醫生。光宗心喜。便令出去和藥。一面復語羣臣。提及冊立李選侍。并云李

選侍數生不育。只有一女。情實可憐。死在目前。還念念不忘。選侍光宗可謂多情。從哲等齊聲奏稱。當早日

具儀上慰聖懷。光宗復命皇長子出見。顧諭羣臣道。卿等他日輔導朕兒。須使為堯舜

朕亦瞑目。從哲等方欲有言。但聽光宗又諭道。壽宮尚無頭緒。奈何。從哲道。先帝陵寢

已經齊備。乞免聖慮。光宗用手自指道。便是朕的壽宮。從哲等復齊聲道。聖壽無疆。何

遽言此。光宗歎歎道。朕已自知病重了。但望可灼的仙藥。果有效驗。或可延年。語至此

已氣喘的了不得。用手一揮。飭諸臣退去。諸臣甫出宮門。見可灼踉蹌趨入。便一同問

訊道。御藥已辦好麼。可灼出掌相示。乃是一粒已豆大的紅丸。吃下就死。此已豆還要利害。大眾也

明史通俗演義 卷九 第八十一回 四 上海會文堂印行

不違細問。讓可灼進去。一羣兒在宮門外小憩。聽候服藥消息。約過一時。有內侍趨出。傳語聖上服藥後。氣喘已平。四肢和暖。想進飲食。現在極讚可灼忠臣兒。諸臣方歡躍退去。到了傍晚。從哲等又至宮門候安。適見可灼出來。亟問消息。可灼道。皇上服了丸藥。很覺舒暢。惟恐藥力易竭。更進一九。服了下去。暢快如前。聖體應可無碍了。從哲等纔放心歸去。不期到了五鼓。宮中傳出急旨。召羣臣速進宮。各大臣等慌忙起床。連盥洗都是不及。匆匆的著了冠服。趨入宮中。但聽宮中已經舉哀。光宗於卯刻已經歸天了。這是紅丸的動力看官。你道紅丸以內。是何藥合成。原來是紅鉛為君。參茸等物為臣。一時服下。覺得精神一振。頗有效驗。但光宗已精力衰憊。不堪再提。况又服了兩顆紅丸。把元氣一概提出。自然成了脫症。不到一夜。即至告終。這數語恰是醫家正鵠。在文昇李可灼等曉得甚麼諸臣也無詞可說。只得入宮哭臨。誰知到了內寢。又有中官出來阻住。極怪弄得羣臣莫明其妙。楊漣上前抗聲道。皇上大行。尚欲阻羣臣入臨。這是何人意見。快快說來。中官知不可阻。乃放他進去。哭臨禮畢。劉一燦左右四顧。並不見有皇長子。乃啟問道。皇長子何在。問了數聲。沒人回答。一環憤憤道。那個敢匿新天子。言未已。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見選侍挽着皇長子。正與太監李進忠密談。進忠何多王安料他有詐。亟稟選侍道。大臣入臨。皇長子正宜出見。俟大臣退去。即可進來。選侍乃放開皇長子。當由王安雙手掖引。

疾趨出門。進忠暗令小太監等。追還皇長子。方在攬袂請返。被楊連大聲呵斥。纔行退去。一燎與張維賢等。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各向他俯伏。三呼萬歲。返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李選侍與李進忠秘議。纔不得行。原來李選侍奉侍帝疾。入居乾清宮。至光宗賓天。意欲挾持皇長子。迫令羣臣先冊封自己為后。然後令他登位。偏被閣臣等強行奪去。急得沒法。還想令進忠帶同內侍。劫皇長子入宮。可奈錦衣帥駱思恭受閣臣調遣。散布緹騎。內外防護。那時宮內陰謀。幾成畫餅。御史左光斗復疏請選侍移宮。接連是御史王安舜痛陳李可灼誤投峻劑。罪有專歸。於是移宮案。紅丸案。同時發生。紛紛爭議。史官以前有挺擊一案。後有移宮紅丸兩案。共稱三案。小子有詩歎道。

疑案都從內嬖生。盈廷聚訟至相爭。由來叔世多如此。口舌未銷國已傾。畢竟移宮紅丸兩案。如何辦理。容待下回表明。

光宗之昏淫。甚於神宗。即李選侍之蠱惑。亦甚於鄭貴妃。鄭貴妃專寵數十年。終神宗之世。不得為后。光宗甫經踐阼。李選侍遽恩冊封。是所謂一蟹不如一蟹。每況而愈下者。然莫為之前。即無後起。有神宗之嬖鄭貴妃。始有光宗之寵李選侍。且鄭貴妃進獻美姬。戕賊光宗。又令不明醫理之崔文昇。進以洩藥。一瀉如注。剝盡真元。雖無李可灼之紅丸。亦難永祚。是死光宗者。實鄭貴妃而貴妃之致死光

宗尤實自神宗貽之。至如李選侍之求為皇后，以及挾皇長子，據乾清宮，皆陰承貴妃之教而來。不有楊左庸鄙，如方從哲輩，能不為選侍所制乎？故君子創業垂統，必思可繼，不惑聲色，不殖貨利，其所以為子孫法者，固深且遠也。

第八十二回

選侍移宮詔宣舊惡

庸醫懸案彈及輔臣

却說移宮紅丸兩案同時發生，小子一時不能並叙，只好分案敘明。李選侍因前計不成，非常憤懣，必欲據住乾清宮，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等均言非是，當由御史左光斗慨然上疏道：

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竊恐武氏之禍再見於今。此正臣所不忍言也。伏乞殿下迅速裁斷，毋任遷延。

數語未免太激
卒至禍及殺身

疏入，為李選侍所聞，氣得柳眉倒豎，杏靨改容，便與李進忠商量，借議事為名，邀皇長子入乾清宮，進忠奉命往邀，甫出宮門，巧與楊漣相值，漣即問選侍何日移宮，進忠搖

手道。李娘娘正在盛怒。令我邊請殿下入議。究治楊御史武氏一說。連故作驚詫道。錯了。幸還遇我。皇長子今非昔比。李娘娘若果移宮。他日自有封號。你想皇長子年已漸長。豈無識見。你等也應轉稟李娘娘。凡事三思而行。免致後悔。曉以利害。頗得戒儆之法。進忠默然退去。既而登極有期。仍未得選侍移宮消息。直至登極前一日。選侍尚安居如故。楊漣忍耐不住。即挺身上疏道。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沉重。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懲前毖後。斷不能不請選侍移宮。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憑几輔殿下之托。亦在今日。時不可失。患宜豫防。幸殿下垂鑒。迅即舉行。

楊漣一面拜疏。一面往催方從哲。令速請選侍移宮。從哲徐徐道。少緩幾日。亦屬無妨。漣急語道。天子不應再返東宮。選侍今日不移。亦沒有移居的日子了。這事豈可少緩。

火焦鬼扯着慢
醫生真要氣煞劉一燝。韓爌亦正在側也。語從哲道。明日係登極期。選侍亟應移宮。我

明史通俗演義 卷九 第八十二回 六 上海會文堂印行

等不如同去請旨便了。從哲不得已。相偕至慈慶宮門。當有內侍出來。問明底細。便道。難道不念先帝舊寵麼。連隨在後面。忙上前厲聲道。國家大事。怎得徇私。你等敢來多嘴。待要怎的。連本聲若洪鐘。更兼此時焦躁已極。越覺響激。震入宮中。皇長子令中官傳旨。已請選侍移宮。諸臣少安無躁。大衆聞言。竚立以待。嗣見司禮監王安趨出。語諸人道。選侍娘娘已移居仁壽殿了。改日當再從臾鸞宮。現更奉殿下特旨。收繫李進忠。田詔。劉朝等人。因他私盜寶藏。為此究辦。劉一燦等都有喜色。且以王安素誠信。當無詐言。遂相率退歸。越日皇長子由校。即皇帝位。是為熹宗。詔赦天下。當下議改元天啟。惟神宗於七月崩逝。光宗於九月朔日又崩。彼時曾有旨於次年改元泰昌。至是又要改元。連泰昌二字。都未見正朔。或議則泰昌勿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即以本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年。大家爭議未決。還是御史左光斗請就本年八月以前為萬歷。八月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最是協情合理。衆人都贊成。熹宗隨即聽從。朝賀禮成。沒甚變事。過了數日。忽由御史賈繼春上書閣臣。書中略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當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

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育幼女。歡歡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是即所謂孝弟之道也。惟陛下實圖利之。

閣臣方從哲等。接到此書。又覺得左右為難。惶惑未定。左光斗得知此事。往見閣臣道。這也何難取決。皇上還居乾清。選侍自當移宮。惟移宮以後。不要再生枝節。多使選侍不安。現在李進忠田詔等。既已犯法。應該懲治。此外概從寬政。便是仁孝兩全了。從哲等依違兩可。光斗遂將自己意見。登入奏牘。那知諭旨下來。竟暴揚選侍罪狀。其詞道。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熾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等可傳示遵行。方從哲等讀完諭旨。相顧驚愕。乃由從哲主張。封還原諭。且具揭上言。陛下既仰體先帝遺愛。不應再有暴揚等情。熹宗不聽。仍將原諭發抄。頒告天下。葬神宗帝后於定陵。追謚皇妣郭氏為孝元皇后。尊生母王氏為孝和皇太后。尋又葬光宗帝后於慶陵。具

嚴發喪。正忙個不了。李選侍已移居熾鸞宮。不料宮內失火。勢成燎原。虧得內有宮侍。

外有衛卒。從火光熊熊中。扶出選侍母女兩人。這火起自夜間。倉猝得很。餘物不及搶救。盡付灰燼。當時羣閣懼譴。已造蜚言。又因這次猝不及防的火災。愈覺謠言紛起。有說選侍母女均被焚死。有說未火以前。選侍已經投繯。其女亦已投井。種種謠言。喧傳宮禁。無非是李進忠一黨人物熹宗也有所聞。忙頒諭朝堂。略說選侍皇妹均屬無恙。賈繼春又致書閣中。竟有皇八妹入井誰憐。未亡人堆經莫訴等語。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造言生事。具揭內閣。繼春又不肯相下。雙方打起筆墨官司來。楊漣恐異議益滋。申疏述移宮始末。洋洋灑灑。差不多有數千言。小子錄不勝錄。只好節述大畧。其文云。

前選侍移宮一事。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移宮以後。蜚語忽起。有謂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或傳治罪瑄過甚。或稱由內外交通。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況迭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噫。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于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光宗先帝之唏噓。涵涵天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籲言。更于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帝之子女。當亦聖母在天之靈所共喜也。

光宗閱畢。下旨褒獎。又特諭羣臣。仍陳選侍過惡。略云。

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暖閣。司禮官固請。既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危乎安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初一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又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之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傳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這諭下後。御史王養浩等。又上言毆崩聖母四字。有傷先帝盛德。不宜形諸諭旨。垂示後世。此摺留中不報。還有與繼春同黨的人。且詆漣內結王安。私圖封拜。漣遂乞歸。繼春出按江西。且馳疏自明心迹。熹宗降旨切責。次年以繼春擅造人井堆經等語。放歸田里。永不敘用。後至魏闡專權。矯旨封李選侍為康妃。這係後話。慢表。惟有李可灼呈

入紅丸一案。當光宗初崩時。已由方從哲擬詔賞給可灼銀五十兩。總算酬謝他送命的功勞朝臣

責有煩言。以可灼誤下却劑。不無情弊。却為何還要給賞。即由御史王安舜首先爭論。

上疏極諫道。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死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假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之。不可言也。伏乞殿下改賞為罪。澈底究辦。

看這疏中語味。還說李可灼不過誤醫。就是提及薦醫的人。也未嘗指出姓名。沒有甚麼激烈。從哲乃改為奪可灼罰俸一年。及熹宗即位。御史鄭宗周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又擬旨令司禮監察處。於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珰。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李罪狀。並言從哲徇庇。國法何在。給事中惠世揚。竟直糾從哲十罪三可誅。疏中有云。